

白鹿洞志卷之八

王洞周備洞生

戴策獻表

熊備黃希孔

校

文志

記

宋監南康軍稅陳舜俞廬山記

節文

唐李渤字

濬之與兄涉借隱白鹿洞後為江州刺史廼

即洞創臺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

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

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

其教



郭祥正書堂記

節文

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

辭于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冕未及  
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琛即學之  
故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  
之士來者亦給其食

東萊呂先生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  
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  
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  
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  
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闕於南

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迅掃區宇不暇給之  
際獎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  
年釋老之宮坳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  
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大息庸非吾  
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  
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  
風聲於方來乎廼屬軍學教授楊君太法星  
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  
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  
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

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  
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  
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  
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  
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  
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  
未深究然其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  
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  
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  
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

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  
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革有  
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  
文獻寢還舊規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  
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  
講求用力之實蠟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  
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  
是洞之所傳道義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  
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緝先儒淳固慈  
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

約自下而高以谷揚熙寧開迪樂育之大德  
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  
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跡固  
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以狹  
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  
始末見於棠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元學士虞集康洞新田記南康白鹿洞書院山

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  
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  
待言矣及夫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

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  
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  
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  
亦知所尊信而未知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  
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繕其廩餼使其師  
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  
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資  
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也教授王  
君肖翁實攝書院之事廼能親行田視其肥  
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

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辯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

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閘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其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像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葉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峯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國朝

贈學士王禕遊鹿洞記余到部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也會行者屬檄郡守取大木余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址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西入棲賢谷東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

然入關踞鼻澗址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澗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烈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有司今伐為御殿木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舍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山鳴谷應餘韻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

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徃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嶽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亦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

如一日也而隳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恠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亦廢壞輒脩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為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骯骯不自振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故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今按自書院東北行先徃尋真觀乃

可造白鹿洞望水簾記誤

祭酒胡儼重建書院記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

陽五老峯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棲託士大夫之所講學焉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嘗養白鹿以自娛故洞因以為名寶曆中渤為江州刺史即洞建臺榭環流水植花木其盛槩遂有聞於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設主領賜經書給廩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宋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睢陽學者宗焉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

奏請九經詔俾國子監給印本驛送之皇祐中比部郎史孫琛復置學館教其子弟四方來就學者亦給其食後罹兵燹棟宇消落淳熙六年紫陽朱文公先生來為郡守親訪其處暢然興懷於荒涼廢壞之餘重為作興堂廡齋塾頓復舊觀給田聚書招延士類表揭教條以為洞規又上奏狀請賜勅額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為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惠學者之意見於詩賦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為浙東提舉復遺錢屬郡守錢聞



詩建禮聖殿并塑宣聖像繪十哲像其興教  
遺愛者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朱端章相繼  
有作復撥田以增給焉興廢本末大畧如此  
歷宋以及元季屢經喪亂書院遂廢殿堂齋  
舍鞠為茂草瓦礫荆棘翳於丘荒

國朝洪熙

初

休致而歸偕侍講余正安僉憲黃汝由

嘗一造焉周覽故蹟徒有感而已正統元年  
東莞翟溥福來守是郡考圖閱志喟然歎曰  
前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  
哉於是率僚屬捐俸入以為之倡而三邑義

士葉剛梁冲楊振德等聞風而興或出資費  
或助力役剗穢除荒取材就工先作禮聖殿  
大成門貫道門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  
祠以及燕息之所凡為屋若干間興事於三  
年秋七月訖工於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  
剛美哉輪奐燦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欣戴  
七年孟夏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行部至  
南康躍然喜曰能興文教郡守美事也迺擇  
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謂溥福曰是不可以  
不記溥福遂錄其事來告余惟郡守者民之

師帥教化者政之先務而獄訟徵輸簿書期會不與焉今溥福興廢舉墜能爲人之所不爲可謂達治本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養之之具拔俊髦而造就樂菁莪而長育俾之知明誠之兩進敬與義而借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本旨也他日有賢者興道明德立以嗣夫先賢之教者則溥福今日興建實爲張本云

大學士李賢重建書院記竊惟三代之教人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規模廣大制

度詳備師無不立士無不習是以人倫明而風俗美宜乎比屋可封而人皆君子之行矣斯時也豈復有所謂書院之建降及後世學校之政不脩而人才日以零替於是賢士大夫始留意焉此書院所以建也宋初天下郡縣未立學校時則有四書院而白鹿洞其一也然此書院于今爲尤著者實由大儒朱文公興起之也嘗觀文公來知南康建此書院於傾廢之餘用心甚勤所以爲賦爲詩求記以形容紀述之者亦慮夫歲久傾廢尚冀後

人有誦遺文而感發者或能續而脩之庶復  
興起而一郡之士又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  
必真所謂繼絕學而開太平之心也守斯土  
者果委靡不振則已苟有景慕前賢之志則  
必慨然為之而不辭也噫斯人也豈易得哉  
不然文公去後三百餘年郡守所更不下數  
十而重脩者僅一見焉如翟彙溥福是也由  
是觀之則此書院傾廢之日多而興起之日  
少欲望斯郡人倫常明風俗常美人才常勝  
難矣茲有吾鄉之士曰何濬者走書至京告

予曰濬於成化改元承乏南康視篆後往謁  
白鹿洞書院觀其類故欲重脩之時提督學  
校僉憲李公先見委焉乃儲材聚工屬星子  
知縣周讓董其事闔郡尚義之家咸出財以  
助其費凡在是役者罔不歡然効力起工於  
是歲八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其殿祠齋堂  
廡門橋垣之類或新其舊或增其缺莫不弘  
其規制壯其觀瞻大非昔時之比矣行將延  
師集士以振文風敢乞為記用紀其事刻之  
于石以告後來予惟是書院也在文公作興

之日則有東萊呂先生為之記在翟侯重脩  
之日則有祭酒胡先生為之記顧予何人敢  
續二先生為記乎雖然何侯之盛意則不可  
拂也茲有一言告焉何侯所以重脩是書院  
者蓋亦景慕文公之高風而興起也凡文公  
之用心於斯者亦當體之而用心焉給田之  
未復者復之聚書之未備者備之揭昔日之  
教條以為洞規集今日之士友以相講習必  
使是郡人倫明而風俗美才賢濟濟見用於  
時庶臻實效而不為虛文矣何侯其視此而  
加勉焉苟或忽之則前功盡棄殆無異於不  
脩者是以君子所為必慎其始而成其終也  
豈草草哉若夫是洞顛末之詳具載前記茲  
不復贅

大學士彭時重脩書院記

江右名山以十數惟  
匡廬最勝廬山古蹟以十數惟白鹿洞最勝  
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  
表章為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翁朱夫子  
此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  
也予自始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

成冬蒙恩歸省道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書院者郡邑學者言曰書院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峯下前守翟侯嘗興復於久廢之餘今守何侯等成提學僉憲潮陽李公之志經營措置重加脩葺以去年秋始事而以今春畢工視昔加宏壯矣予聞此益欲往親焉又自以違親歲久恨不一日拜膝下奚暇從容他適哉乃不果既至家居未踰月而召命遽下中貴護往還者促行甚急予意白鹿洞之行又不遂矣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

康舟人遽報北風漸猛不可行中貴曰宜少停以待風止予竊喜曰此迺天相予成白鹿洞之行也中貴亦喜而偕行於是命驛吏具肩輿太守何侯濬同知譙君讚教諭吳君慎等聞之皆騎以從循岡阜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渡而後至蓋其間山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清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多文公遺跡背山臨水棟宇翼然西爲禮聖殿又西爲先賢祠東爲明倫堂又東爲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

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繚以垣墻樹以松  
竹深邃清曠誠於讀書養性為宜予入謁廟  
祠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  
遂好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去去數月何侯  
書來屬記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述作  
於余以必其成顧予不敏何足以記此雖然  
余既以不得久留為恨得托名其間亦復何  
辭故不辭而記之曰書院之作何所始其始  
於前代郡縣未立之時乎學校未立而書院  
興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郡縣皆有學學校

之政備矣實若無所事乎書院然好古君子  
乃獨倦倦致力於此豈無意邪誠以學校課  
試遵時制士未免乎科舉之習書院教養崇  
古法自可專於性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  
習盛則外重內輕趨浮華而忘本實者有矣  
惟出於科舉之外而學夫性命道德之學則  
士習正而真才出道明德立無所用而不宜  
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範於來  
世科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興  
崇書院其志固在乎此而今僉憲公與何侯

等所以脩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  
成然後借科目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昭實  
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來學之心至矣遠矣  
學者尚體其心脩朱子洞規之序必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皆有  
益於名教不尤增高於廬山大大有光於江右  
歟請以此言勸諸貞石以俟

提學僉事李齡重脩書院記南康府北行一十  
五里廬山五老峯之東舊有白鹿洞書院院  
後有崇山峻嶺騎馳雲矗而來結為院基群

山環繞於左右前有三小峰峭拔奇偉如拱  
如揖西有泉水瀉出於岩谷之間衝濤觸石  
懸為瀑布湧為雪浪漚為青池淵泓澄碧石  
鑿萬彙析流而東經于院門而去嘉葩茂樹  
脩篁奇石交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  
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於其地嘗養白鹿以  
自娛因以名其洞後經五季之亂故址已廢  
宋淳熙五年戊戌晦翁朱文公先生來知南  
康軍始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勅額  
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於其中列聖賢教

人爲學次第以示學者置田以贍其用每休  
沐輒一造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暇則  
相與優游泉石間攄幽發粹竟日乃返一時  
名人陸子靜劉子澂林擇之輩皆嘗從先生  
游焉後文公爲浙江提舉復遺錢屬郡守錢  
聞詩建禮殿塑先聖繪十哲像備官僚學徒  
行釋菜之禮其垂教貽謀之意深矣歷宋及  
元屢經兵燹書院遂廢我朝正統丙辰東莞  
翟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基復構殿立像  
殿前有大成門右有先賢祠中白鹿左濂溪  
右晦庵三先生像像前有二程張橫渠陳了  
翁陶靖節劉西澗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殿  
左有明倫堂東西齋儀門貫道門堂左有文  
會堂祠左有燕息房總若干間歷歲滋久梁  
棟朽腐成化紀年乙酉齡奉

命督學至南康翼日謁書院仰瞻其陋謀欲脩之達  
知府中州何君濬抵任且在國學素有師弟  
子之好因以命之君乃謀於推官沈瑛知縣  
周讓募義民廣廷華等得穀伍百斛鳩工聚  
材命主簿曹昇耆民廖笙高鑑教讀唐維禎



董其事邑人聞風慕義捐貲財施磚瓦助力  
役者比比經始於是歲八月朔日以明年二  
月訖工既重脩其舊復增建兩廡櫺星門貫  
道橋剷除荒穢周以墻垣樹以松竹殿堂祠  
宇煥然一新乃聚在泮諸生朱暉梁貴等與  
郡人子弟之俊秀者講學討論繼先賢之遺  
教而興學於當時誠書院之再興也興廢始  
末前祭酒胡先生記之詳矣星子縣學教諭  
吳慎復慮是功不記無以垂勸將來乃具其  
事請記于石齡惟是洞山川之勝非若禪宮  
道院徒為遊觀具而聖賢遺像在是朱子教  
人成規在是先儒之遺風流澤在是一郡之  
教化盛衰在是誠為政之首務也孟子曰知  
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若翟何二守可謂  
知所務矣視彼瘞官怠政徒知竊祿而有玷  
於名教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後之繼治者尚  
鑒於斯

尚書何喬新建書院記廬山五老峯下有白  
鹿洞乃唐李渤讀書處洞中養一白鹿故名  
南唐元宗始即其地為國學給田以養其徒

宋興因而不廢太宗嘗以九經賜洞中學者  
俾肄習之來學者嘗數百人至熙寧末其學  
始廢南渡以來晦庵先生來守南康訪其遺  
址請于朝而復之又定為學規以示學者來  
學者益盛元季毀於兵燹而書院隳廢殆盡  
學田多為佛寺所據予少讀先生白鹿洞賦  
及和尤延之廬山雜詠諸詩慨想當時規制  
之盛渴欲一往訪風泉雲壑之樓尋昔賢之  
芳躅庶有以自發者然宦遊中外竟莫能一  
至為成化初江西按察僉事潮陽李公齡因

提學訪其遺址稍作學舍又買田百餘畝又  
得廢寺田八十餘畝以養學者創復之初猶  
未大備弘治八年嶺南蘇君葵由內翰遷按  
察司僉事以董學政嘗過書院憫其隳廢思  
更新之告于巡按王君元善又謀於按察使  
陸君珩僉事沈君清沈君銳協圖起其廢宗  
室上高賢王聞之助以白金百兩諸公又鉤  
較羨財節縮冗費以供工匠之食材瓦之需  
乃屬劉守定昌撤其敝腐酌為規制中為文  
廟傍為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各有

儀門以時啟閉文會之前爲延賓館東西齋舍六十餘間經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旬日  
至明年十月七日始用少牢告于先聖先師而落成焉時兵部郎中婁君性罷政家居諸公延請以典教事惟養士之田未敷蘇君告于巡按監察御史陳君銓陳君慨然以爲已任乃考學田舊爲僧寺所據者今多爲汙萊廢壞矣於是收市開先寺閑田四百六十餘畝又市泗州寺蕪田四百三十餘畝合李君所置幾千餘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先是鎮

守江西太監董公讓推重斯文嘗謂先賢遺跡非圖經久之計不可至是亦捐以白金十斤以益市田之直愈以爲百年之廢興於一旦誠爲盛舉乃其顛末令諸生黎允吳漸求予爲之記予惟諸公此舉有功於吾道甚大必屬諸大手筆豈鄙劣所敢當固辭不敢爲二生請之益堅乃爲之言曰吾夫子之道至孟子而失其傳濂溪晦庵二先生出然後有以紹墜緒而振絕學濂溪嘗知南康寓家湓江之上晦庵亦知南康講學茲洞之中則江

右乃二先生過化之地凡一草一木皆衣被  
道德之光矣况靈而為人秀而為士者乎我  
國家文運聿興

聖天子崇道以淑人心而在位任治諸公篤意斯道  
因二先生過化之地作為學舍以教諸生又  
市腴田以養之延典教者以教之期得明處  
之才以佐休明之治而已凡來學於茲者仰  
廬阜之巍然而興高山景行之思臨湓江之  
淵然而悟逝者如斯之旨尊所聞行所知斯  
不愧二先生之遺教而亦無負鎮巡與在任

諸公作興之意美喬新老矣雖不獲與諸生  
絃誦於茲然亦私淑二先生者也願與諸生  
共勉焉既詳識其事而田之疆畝與稅籍之  
所隸具列于碑陰弘治己未夏四月望

**碑陰**御用監太監董讓措置銀計一百六十  
兩置買本府建昌縣釣臺鄉九圖泗洲寺  
僧智洪等田土名坵段數目俱載契冊

侍郎張元楨重建書院記 節文 南康郡白鹿書

院入我 朝翟守溥福起其廢李僉憲齡新  
其頽今歲久復多壞矣蘓僉憲葵以內翰遷

提學來巡按王侍御宗錫謀諸一二憲臣更  
為大新之而某人亦佐其費焉此朱夫子講  
明正學之地也昔在有宋正學其大明乎竊  
惟吾道之在天地即元氣也吾道不能無晦  
時而真儒一出則晦復明猶元氣不能無否  
時而至陽一生則否復泰然其期又近之不  
齊繫之五百年必有名世者朱夫子距今餘  
三百年矣固亦其時哉或謂

國家一以正學教多士而登庸之學校遍天下豪傑  
滿科第而正學大明繫此書院耶是不然學

校積久而歸華盛性命微科第積久而利祿  
勝道德歎果真儒歟奚此之能累下此學者  
則必得幽僻之地息進取之念相與即學校  
科第之所事優游厭飫涵泳融液不徒言焉  
而身焉不徒身焉而心焉如朱夫子之賦及  
此院所謂明誠敬義之交修庶幾全體大用  
為正學為真儒其有助於學校科第有益於  
國家不小矣此正朱夫子興起書院之意宜知所崇  
重者之所留心也况吾道久晦而明始於周  
夫子傳之二程夫子而大明焉周朱二夫子

前後繼守此郡則此郡始終吾道於有宋之一代而續千五百年之絕學流風餘韻高山景行此書院所繫其於學者不尤重且切乎正學大明所以深有望也院制中為文廟為重門左為明倫堂為文會堂堂前為延賓之館規皆仍舊而棟宇堅壯數倍兩隅列諸生書舍凡二十楹間則多新增者明倫堂左故有三賢祠以祀李賓客周朱二夫子而祔以陶劉諸賢位各以世列侍御深謂非宜特創祠尊二夫子而陶李諸賢則別祠於其西焉

愚請於諸君宜因茲大新躋周程張朱四夫子於廟四配之次如朱子昔所舉行諸君咸以非著典不果昔翟守之起廢未嘗延師聚徒李提學則禮聘賢士屬各學有志諸生相與講學焉于時知為已而學有就者固多然喜名不情者有焉飾詐希覲者有焉學於此宜淨滌名利之心力超名利之關不如是則不惟晦吾道其賊正學而玷此地也甚矣胡為乎來哉今蘓君亦欲延師聚徒愚敢預為戒之以無負今日大新之盛舉也侍御雅意

興學激揚之餘凡新學宮於撫吉諸郡邑十  
餘所致力正學甚篤憲臣陸憲使珩沈僉憲  
清分巡沈僉憲銳皆不忘吾道者是舉費約  
千金一出侍御與分巡之所規畫官民無預  
總其事而責成於經歷馮驥訓導雲龍江能  
則劉守定昌之功為多蘓君志行必大振正  
學以副是舉愚紀其頌因以俟云

祭酒呂柟新闢白鹿洞記王溪王子公濟守南  
康脩白鹿洞成其寮咸寧馬正甫為問記予  
曰洞自唐貞元以來數百年矣奚待王溪子

而後脩記自宋東萊呂氏以來數十首矣奚  
待柟而後記是時其僚會稽謝行之方在南  
京曰夫洞也李賓客藜鹿隱居本以是名也  
繼作者亭閣臺榭樓館橋圃日新月盛以資  
遊覽其洞則固蕪然沒矣王溪子春祭諸賢  
齋宿於斯夢中得洞明倫堂後曉鑿土山架  
為邃窟甃以貞石匡廬風物胥此焉裒而後  
白鹿之洞存乎記也當東萊為朱子晦翁撰  
述之時賢哲輻輳蔡沉黃幹李燾張治皆儒  
林之美也越至于今老師交承青衿絡繹不

帝萬輩然求如往日倡明正學有裨治道者  
又何寡乎若記出而後白鹿之規復予歎曰  
果然種樹者務本不務剪彩以為花立德者  
務行不務空談以為高夫白鹿書院之有洞  
猶吾儒之有六經也有事白鹿者不修其洞  
而為遊覽諸奇者攻則何異於學者馳騫于  
訓詁辭章而忘其經之正哉夫訓詁辭章盛  
則經障經障則行漓行漓則政弊而俗偷賢  
士大夫之至於斯也乃猶携壺榼勞供頃臨  
山釣水徜徉於亭榭以為樂哉又傲視人世

自稱高致則吾不知也且聞其地有田數千  
畝有屋數百間費此田屋以業遊觀之徒今  
之君子之為計亦左矣宜乎百姓怨以為地  
蠹也是洞脩而諸遊覽之所可廢是記作而  
諸不在講明經書躬行道義如朱氏舊規可  
勿入玉溪子名溱開州人舉進士今二十年  
矣嘗為御史能振紀綱又嘗守平陽予為屬  
吏親見其政類龔遂黃霸而守正秉直又過  
之茲洞之脩朱氏之學其將復興乎是故立  
師貴行不貴文選徒貴嚴不貴多師徒之進



學貴誠不貴虛此玉溪子之所知也玉溪子而能再興朱子之道雖久于南康亦可也若止以脩洞名則洞也猶夫亭閣臺榭也洞高丈有二尺深幾其高又四尺工于嘉靖庚寅之春

知府何岩石廬記

自唐以來白鹿洞名天下久

矣然歷世既遠則廬弗存而洞亦圯是誠有名而無實也嘉靖庚寅春郡守王玉溪慨失其故改築是洞於書院明倫堂後雖規模彷彿象圓瑩可觀然特有洞而無廬也嘉靖乙未

夏子承乏來守南康及秋祭次丁謁洞覺其寥寥無意趣廼命工琢石廬於內攸伏厥狀凡遊觀于斯者因廬以知洞因洞以思古庶幾乎先哲之遺跡不泯而後人之景仰愈久而愈切也因書以記之

即中王畿重修書院記

儒者之學務於經世而

經世之事有緩有急有似緩而急者有似急而緩者典章注錯存乎人之識見識有遠近見有大小而導民之跡難易毫釐之辯亦決於此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說者謂德禮出治之本刑政輔  
治之具二者不可偏廢此孔門經世之畧也  
民免而無耻者苟免刑罰畏之而已未嘗有  
所耻也有耻且格者興起其羞惡之心以不  
善為耻無所畏而自至於善也政刑之治能  
禁於法之所及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及使  
民惴惴焉趨避以詭乎其上也使民油油  
緩德禮之治入之也深防之也豫使民油油  
然遷於善而不自知其事似緩而實急此難  
易之辯也識見之遠大者始能審夫緩急之

倪采夫難易之勢而知所以從事識近而見  
小者不能也聖學亡王迹熄世之君子罔知  
化本苟於一切之治上焉者議政而不及化  
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淫虐縱恣繁刑  
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又將何賴焉導民  
之術誠不可以不慎也白鹿書院之名其來  
舊矣晦庵守南康思有以興化治民而化之  
所起必先於士乃大為振作崇廟貌表形勝  
置典籍立科條增學田贍廩餼以待來學之  
人而其風始盛於天下儒者之用所由以顯

也自宋迄今屢經廢復而興革注錯則存乎其  
其人可目逆而知也九江分守少叅伯益川  
馮公四明儒族以明進士起家歷宦以至於  
此懋學飭法廉已愛民尤切切以教化為已  
任觀洞規之廢弛廟貌圯而典籍散學田侵  
而廩餼薄來學者無所興起以先細民惕然  
動心謀諸守土及主洞者以其餘力捐廩斥  
羨鳩工庀財舉以次第廟堂墻垣煥然改飾  
經史子集稍以完繕侵田逋賦漸為清理隴  
石表刻象山講義以示為學之則迪士以倡

化於民不惟其具惟其本可謂知緩急之宜  
而不眩於難易之迹者矣嘉靖乙丑夏予超  
江右之會回舟南康入謁洞中與諸生聚講  
信宿歷覽諸形勝諗知公之有功于茲洞也  
諸生輩相率徵言於予以紀其盛將以繼今  
而傳後予惟悔庵守南康時象山開講洞中  
因學者事誦說亟進取而忘其為學之本乃  
發明義利之辯以決君子小人之所志一時  
聞之有泣下者至今傳以為盛公之所以作  
興如此其至諸生無能仰承猶屑屑然不出

於誦讀進取之間豈在上者之教使然哉夫  
象山君子小人之辯嚴矣聞之至有泣下者  
羞惡之本心所謂耻也耻之於人大矣知耻  
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不知耻則由小人將  
入於禽獸人而淪於禽獸獨不足哀乎予因  
諸生之請曾以續講留付洞中大意則不失  
本心之良以究其志之所從來是將盡以君  
子望於諸生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諸生  
亦曾有聞之而泣下者乎耻也者勇之近而  
入聖之機也民知耻則為良民士知耻則為  
良士在上者知耻則為良臣良相不耻不若  
人何若人有今日之事吾人與有耻焉豈徒  
一時作興之迹而已哉諸生其以此轉聞於  
公從而表章之求其所以為士者務成君子  
之名以無忝於興化導民之意由是以載公  
經世之美於無窮吾人與有光焉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

知府潘志伊復洞重脩記自大江而西多名山  
匡廬實為之冠其東南五老峯尤雄特唐李  
白詩云青天削出金芙蓉者是也李賓客渤

與兄涉隱居其下有白鹿馴焉故以為名至  
宋濂溪周子來知是軍始倡正學既而考亭  
朱子後之於茲洞中增舍聚徒講學尤奏乞  
賜額給書則茲洞不獨以名勝稱而尤為聖  
學之標的矣凡前之官於斯土而有志乎道  
者舉為之置產益書以為遊學者資山塘田  
地至貳千柒百畝有奇藏書亦無慮數千卷  
近因故相建議以天下郡縣既有

聖廟學宮而所在復有書院徒以開俸途飭虛名皆  
令毀革以是洞有先聖賢遺像僅留田叁

百畝供祭祀餘悉令分市諸民收其直以為  
國需是何一時所遭之厄也朱子云今佛老  
之宮一郡一邑凡有幾而夫子之宮何嫌於  
二陽明子云書院之建譬如於軍伍中擇其  
精銳者別為一營耳余又以為今寰宇名勝  
之墟率為二氏所據而惟此一洞屬之吾儒  
使復弗存不幾於陰獎異說毀吾道而去之  
幟乎况天之生才也難而成之也尤難多方  
以振之猶不克就乃又拘而局焉使不翱翔  
容與以遠乎大中不尤過乎幸

天子明聖尋悟其非用言官奏遂 詔復之於是前  
撫臺曹公巡臺賈公今督學鄒公前巡道王  
公方仰承 德意共議復還於舊既兩臺巡  
道尋以陞代去今撫臺馬公巡臺韓公守道  
程公巡道施公繼之皆追崇聖學力主議復  
而志伊適承乏茲聽受檄振董為時殿宇亭  
榭與昔名賢諸祠及棲士肄習之所多頽圯  
不支或窻闔不庀而洞田之分屬於諸縣者  
惟星子都昌二縣價尚逋半可復建昌縣田  
價民既悉輸而用之公矣余因議以二縣田

咸歸之洞以其價還之民尚得田柒百陸拾  
畝有奇入其稅以充諸費稍增其中傭役專  
選一罷博主之又計前用羨餘租與尚逋於  
民者并得柒拾玖兩有奇以鳩工慮材凡棟  
楹梁桶之腐黑旣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  
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或易或葺或整或除或  
堊或釐以至圖書器皿之湏皆檢理而重籍  
之使於前無侈於後無廢於諸監司之隆委  
少稱而余夙願亦幸獲酬焉實經始於萬曆  
癸未十二月初三日至甲申六月二十七日

乃畢罷邑之博士與其弟子員濟濟融融瞻  
拜 聖廟咸喜勝典之既湮而復光也請余  
為文以紀之余既不得辭畧叙之若此而因  
以素所誦習者為諸士告焉夫所謂聖學焉  
者亦惟默存之心實踐之躬遇時而致之用  
不遇而筆之書耳或從事於口語之煩紛紜  
之辯自以為明道計者既以異乎古聖賢之  
雅訓矣况今唯專工於應舉逐逐焉榮利之  
圖科第之望及既得焉而芻狗之者是豈  
聖君所以復洞之意與今諸監司督成之志哉余不  
能為精深微渺玄奧之論特以為凡以士稱  
而遊茲洞者必內為屏其邪以養乎心外為  
博諸古以通乎今小為言行交警足為閭里  
之表率大為文武具宜足為 王國之倚畀

斯無愧焉耳苟不能然而徒如前所云雖山  
靈谷神亦且竊笑之矣諸士子其有槩於中  
否乎若夫谿山之秀燕建廢之屢更已悉諸  
洞志故不及

大學士張位復脩廟宇記田使君之為南康也以  
清德醇學擅譽大江之右地僻事簡才無所於  
展乃自嘆曰郡即斗大踞匡廬而縮彭蠡足稱  
要區且白鹿洞為先賢過化地暇得與二三子  
容與林壑商榷名理是吾志也乃捐俸新宮墻  
改學門建貫道橋創忠節祠脩葺踰舍及鹿鳴  
諸亭吉月必率僚案躬詣釋奠倡率而鼓舞之  
博士弟子員感公實意喁喁嚮風顧學宮頽敝

廟貌不肅恒歎時詘胡能舉羸由是直指使  
錢塘陳公發官錢若干金為修葺費乃以萬  
曆十八年仲秋興役孟冬落成值督學使嘉  
興朱先生來朱先生海內名師也拳拳以興  
教造士為念行部來斯先檄誨語勸勵諸生  
復為講章闡明性命脩道格物之旨多所獨  
得誦之者具有省悟既命博士卿君領洞教  
士又從豫章范府君薦延請布衣章君來主  
講席取諸郡俊髦士有志者會聚箕中穀應  
氣求欣然鄉往名山勝地林巒草樹蔚然一時生

色焉至是將謀鐫朱先生訓語於石以永勵後  
學蓋盛舉也田侯與余年家夙契由是命熊生  
儋黃生希孔致詞屬余言以紀其事憶余諸生  
時曾從天台王敬所先生來遊洞中山翠透窓  
流雲遶戶咏歌絃誦心夢皆清泪沒塵網三十  
餘年思一再詣無由竊聞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  
居康豕遊而就之者成市成邑成都康桑楚棲  
遲環堵之室三年畏壘大穰百姓相與尸而祝  
之此非有聲音咲貌之通窅然於此翕然於彼  
其故何也精至而神應也精一則不二不二則



洞志卷之六  
三十一  
神明自來呼噲感通造化歸我而况于人乎闔  
闔喧囂耳目溷而神情不怡山林臯壤使我欣  
欣然樂矣是以聖不擇境居能移人空谷閑曠  
之中聆至人磬欬未有不洒然自勝者今浮屠  
梵刹金碧日新白雲縹緲間常有冥心絕欲之  
士超乎穀利故塵世慕焉慕之斯崇之美乃其  
教所由盛而不廢吾徒愧之欲以塵土之蹤議  
清虛之界是以遑遑自甘淪墮而弗克振也今  
茲地也朱先生倡之田侯主之博士卿君布衣  
章君領袖提醒其間精神感動朋來聚樂山增

高而水增深矣慨自政教廢而後師道立學  
校頽而後書院興居斯遊斯倘不為性命真  
切之求經綸實務之講師者徇名而赴士者  
為精而來又何以異於競進奔榮者之為耶  
洞不負士士負洞矣故教以人而興地以人  
而勝會以人而盛言以人而傳然則今日之  
舉余所嘉歎而樂與之者亦惟其人焉故記

以上俱脩建書院記

知府陳欽政重脩貫道橋記  
白鹿洞書院前有  
門曰貫道門南數武有石橋跨澗亦以門名

考之郡志書院有石橋三日流芳曰枕流曰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禱遊書院記云書院毀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即流芳也曰枕流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天順戊寅春予因脩書院往視遠鄉貢進士李吳與其徒數人讀書院中請於予曰是橋值貫道門寔書院正踞也公既脩書院不可不復是橋乃命橋近居民覓圯石於澗得三之二喜曰是易爾又得石工廬陵張文禎欣然以為已任經

始於二月庚子再越月而成視舊加高三尺有奇橋下有巨石恐其阻漲水而有損於橋也焚而去之且塑先聖四配像於禮殿李周朱三公像於前祠而書院之觀悉復其舊矣吳復請曰舊有橋記鐫於石板而鑿岩石以陷其中蓋文公親筆也近為人剽取以去識者惜之公既脩是橋不可不補是記以遺來者乃書其歲月以遺之云是橋之費用白金十兩秫米壹石有奇夫匠三百餘工竭力相成者同知成都喻君銘通判濟南孫君智推

官嘉定張君應選而董其事則司獄林桂盧  
思聰云

主洞胡居仁貫道橋記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  
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  
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  
與門同名而不異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  
峯之顛懸崖瀑布傾瀉而下至於石澗潑迂  
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度澗水然  
後達况經雨雪則山崖谿谷之水奔趨湍瀉  
苟無是橋則往來隔絕橋之所以不得不作

也此橋之壞已久景泰間太守錢塘陳公嘗  
脩之成而復圯盖由積雨水激以至崩壞成  
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院選州  
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學者雲集視是  
橋圯不可不脩又不可不為堅固又遠之計  
於是出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己丑春高  
而濶厚而堅橫跨澗水士子賓客徐行穩步  
徜徉遊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涉而已承李  
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  
瑛星子教諭吳君慎檢校黃君恭也居仁後

十三載復來是洞因追述其事以記

**延賓館記**

節文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

置學田延師儒聚英俊拳拳以德行為教揭  
朱子學規以示學者好古學義之士自公卿  
以至岩穴之賢來遊是洞者接武聯鑣公欲  
立館以延賓客而重用民力至戊子冬歲稔  
民安乃於農隙興工木石之費皆公捐已資  
未嘗有毫末歛於民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  
春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  
檢校黃君恭後十三載居仁來洞傷李公之

亡惜譙公之去述而記之

**貫道門由禮門記**

節文

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櫺

星門並西數十步成化己亥重興書院司訓  
方文昌董其事新復立門於延賓館前名曰  
由禮在櫺星數十步東於是師生出入多由  
貫道賓主揖讓則在由禮予謂貫道者取一  
以貫之之義由禮者即孟子禮門也惟君子  
能出入是門之義知貫道之義則必操存省  
察窮理力行以求貫通乎體用之全有以脫  
乎辭章俗學之陋矣知由禮之義則動容周

旋揖讓進退皆有品節儀則無惰慢邪僻之行矣如是而先王之教不復聖人之道不明未之有也自省則在乎人焉

提學副使邵寶獨對亭記弘治辛酉夏陸月寶

奉詔視學至南康白鹿書院是院也勝在五老聞於四方迺負而弗鄉雖無太繫於是亦若闕典者故周覽之餘欲為亭以對之屬時暑雨未暇相度蓋越一年而後再至步自南岡歷於東崖得地丈餘其平如砥其崇如壇竊意亭宜於此諸生從者曰此文公先生舊

遊也俯觀崖石有風泉雲壑四字仰而西望五老當前若拱若揖若陟若降若在咫尺可延致與語寶欣然喜曰此真吾意乎雖然五老之勝有目者共覩而非公莫之能當今是地也公嘗居之不於此亭烏乎為宜既而亭成衆以名請名曰獨對重公蹟也或謂峯以老稱不獨以秀以奇而以其壽是五老者天始與始地終與終壽孰對之謂公獨烏何居寶聞諸孔子仁者樂山山以氣疑而理行其中泉石土木無所非仁惟仁故靜惟靜故壽

凡山皆然而高且大者則尤至焉公仁者也  
純博中正德與山協為鎮為嶽五老之對固  
其所哉君子觀其進退語默從容暇豫既得  
公之靜矣則其化遠功深表儀流澤與孔子  
無窮其為壽對諸五老又有能信之者况公  
前後代有寓賢何莫不具一節至要其大孰  
與公比非公獨對誰其偕之是以危登極眺  
覽天下之至奇雄辭勁筆發天下之至秀彼  
以其五公以其一出象入神形於舞蹈斯固  
公之餘事而所以作對者亦在是矣抑豈惟

是哉公仁且智登斯臺也又嘗反而東顧深  
湖長江至於滄海皆公之五老也寶生也晚  
幸讀公書見公所對如從公焉敢用窺測記  
于亭中試驗諸五老其亦以寶為知公歟

御史唐龍大意亭記南康之野繁昔有洞距洞

數里曰五老峯峙焉峯蓋洞之勝郡之巨觀  
也唯是唐李渤隱於洞飼白鹿以嬉今洞堙  
矣五老峯故巖巖然中峰卓立旁四峰並侍  
而夾持之厥色蒼蒼厥氣沉歛若鄉不貳之  
老其位列不紊若以嵩然宋淳熙中子朱子

知南康軍嘗即洞遺墟糞除營葺論道于中  
暇日望五老峰登焉陟降惟性游息以時峰  
於是乎重正德庚辰夏予小子行諸郡縣首  
謁洞學既出問所謂五老峰者林莽鬱然隱  
隱莫之辨從者指曰某處客嘗建獨對亭以  
觀盍從之亟赴僮巔而已乃攀崖循隴渡澗  
越壑忽得平砥焉五老躍如于前予迎之曰  
峯在是矣既而仰若可挹跂若可及無幻形  
無晦象信所謂洞之勝郡之巨觀也而今而  
後庶其見大意於豈天遺之以待吾人而予

小子顧幸有遭乎是誠宜亭或曰無石從者  
曰崖可伐或曰無材曰麓可採或曰工不足  
曰洞稼可易然則無糜於官而民勿病於郡  
長吏張愈嚴倅林寬曰講越三句亭乃成夫  
太虛無用以道爲用道無體以物爲體故太  
虛道之根乎不亦隱哉物道之器乎不亦顯  
哉即隱顯之間洋洋然物而非物可見而不  
可執者夫所謂大意也今夫峰堅者石也潤  
者土也而其宜陰陽布四時生百物則大意  
存焉耳豈惟峰哉凡川斯逝爲斯戾魚斯躍

日月斯照糠粃瓦礫亦莫不然夫何士洗洋  
自恣百姓喏喏吁吁噫晦也久矣君子由學  
而之敬由敬而之誠之明敬以主之明以照  
之誠以要之夫然後道之大意觸之於物得  
之於目契之於心又奚惑焉苟不敬不明不  
誠則泰山在前猶瞶瞶耳而道乎此實洞  
之遺教也然則斯亭匪直為山川之迹雲物  
之景耳目之玩可知已

提學副使

李夢陽宗儒祠記宗儒祠舊名三賢

祠三賢祠者祠專李賓客宋周朱二公者也

故比目木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蘓  
公止樸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於  
別室及副使邵公為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  
講學於洞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十  
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黃幹陳宓呂炎呂燾胡  
泳李燔黃灝彭方周邦彭蠡馮椅張洽也詳  
具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  
而主之也大凡為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  
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  
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為之



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  
爲宗如史記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  
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  
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以  
重其言於道最爲高者是已夫歸而趨之者  
亦以爲之本而足法爲耳以爲之本而足法  
則必尊之以爲之主尊之以爲主則各是其  
是彼得與我鼎峙而角立於是吾之所謂宗  
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孔子  
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

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  
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  
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  
君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  
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  
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  
陽法名墨諸家故有雖始了然知孔孟之傳  
而終或入於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於斯者  
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  
惕若有者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於是流者

歸難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猶趨嫡趨君趨  
海趨岱者之為是誰之力然我故曰周朱者  
儒之宗也成周報程諸公不祠曰一公者此  
其過化之地而朱事實為章明洞學王又是  
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六合亭記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亭也登  
之而見上下四方亭在白鹿洞迴流山上是  
山也四面峭峭而其上平始予登之而見上  
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曰六  
合我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風毒

日撼蝕霜雪西址之懸亭非石為柱易摧也  
會報有石柱六臥於匡簾扛之來柱稜面也  
面如其柱數於是亭製準柱面數而成六以  
合豈非天下一至奇至惟事我亭也左闕  
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矣而不之名者彰  
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爾何也孔子登泰山  
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之  
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遠古今登泰山  
者多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  
受物視其巨細為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

五老彭蠡之在前不駭焉而眩者亦鮮矣矧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四方矧能曰小天下故曰彭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夫人之始非與聖殊也然卒不之大者非係於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徒高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俟夫能大者來焉爾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再踰年予復來登之而知府陳霖從蓋知府章亡踰年矣章劉氏惇信有惠政隆慶州人也予不欲泯其功故及

其為人

鈞臺亭記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遶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回視五老峰垂在几榻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沂澗攀蘿履石而上剔藓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鑿曰鈞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鈞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於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曰夫子今乃知鈞可以喻

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  
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磐石之上凝精歛志沾  
沾而聽矚矚而視期取必獲蓋饑需之舖而  
渴俟之酷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  
投竿踽踽而歸路詠溪詩天日向暮諸生以  
為苦邪樂邪衆皆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  
假令以四海為整明月為鈎以虹霓為絲以  
崑崙為磐石凌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  
釣無不獲朝醞巨鼈暮饌脩鯨則汝願之乎  
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為李子曰夫

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磐石兀坐竟日期取而  
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為鈎垂涎于不  
可必得者驚遠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處夫  
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况於學乎是故君子  
以仁義為竿以彛倫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  
居正位為磐石以道德為淵以堯舜禹湯周  
孔相傳之心法為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  
取不躐其筭不計其必積久而通小大畢獲  
夫然後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  
天地矣夫然後以磐石為崑崙以文絲為霓寸

鈞爲月溪壑爲四海鯁鮓爲鼉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鈞可以喻學諸生乃歛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爲記

侍郎楊廉宗儒祠記南康府白鹿洞書院有宗儒祠焉其所祀則濂溪周夫子考亭朱夫子暨勉齋黃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之義何居周夫子嘗爲守于此朱夫子既嘗爲守而又興建書院于此者也至於勉齋以下皆嘗講學于此者也蓋非有關於書院則不泛及匪諸儒則固不混施也於戲儒之道大矣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斯其儒之謂乎二夫子大儒也真儒也勉齋以下諸儒也醇儒也書院之教其來尚矣所以講明而切劘者儒之道而已三緼五常吾身之所繫也四端萬善吾心之所統五經四書作吾之階梯也諸子百家資吾之辯駁也時居終日潛心乎儒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如行者之必期於赴家旦望瞻仰必以圖說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洞賦所謂明誠其兩進敬義其偕立而日加勉

爲此外復以直卿諸儒之著述宜搜而博考  
焉于以反覆而精思之于以勇往而力行之  
其不至於儒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洞固所  
以爲報抑豈不足以爲勸哉舊祠惟二夫子  
其推及諸儒則前提學蘓公伯誠及加祠額  
以宗儒而顏體大書之則後提學邵公國賢  
二公之於書院極有意於興之邵公謂諸生  
之來遊者曰非罷科舉進取之念無輒至此  
其所以待學者不淺矣記之所以爲來者告  
御史曹忭思賢亭記歲己酉冬余奉

上命按江右越明年春蒞止南康按事少稀偕兵憲  
馬孔養史文直少叅鄭宜濟牟于海僉憲許  
應魯顏子亭暨諸從官往觀康洞先賢過化  
之地維時春暉方蕩景物初研加以泉石娛  
心斯文會合聊乘一日之暇俯仰山靈道情  
甚洽余從諸生謁

聖殿過賢祠坐文會堂澄慮息想窅然天光雲影真  
共徘徊也已乃出戟門歷釣臺六合降觀枕  
流石蹟復從文會堂觀洞中石廬盤旋洞口  
由左側躡級上登山岩間有平地四方圍丈

許諸生指五老峯所在儼然見之乃顧諸君曰此可亭諸君曰可曷名之余曰仰止高山景行先哲安得弗思名以思賢可乎諸君曰可乃其憲馬君檄郡推任子讓輩經理其事庀度其材郡守劉子廷誥繼至益董厥役殫厥心踰載告成與學洞煥增新焉余惟洞學之興始于唐李渤而盛于宋考亭夫子志載渤即洞創臺榭引流植花草是渤不過為佚遊宴樂計耳至南唐始以李善道為洞主宋太平興國知江州周述奏賜九經皇祐間即

中孫琛增置學舍雖其規模漸闢而洞教未彰我考亭夫子淳熙中來守南康乃始崇建書院請額頒經取經傳格言列為聖賢為學次第以示學者一時名賢如陸子靜呂伯恭軍為之友林擇之蔡沈輩為之徒相與從遊討論磨切其間大要主乎致知以明理力行以踐實知行並進體用一原明人倫而察事物非有高遠難行之事玄空迥絕之故仰而思之奉以周旋所謂道學者即此而在矣固不必遠有所慕也故名亭以思賢者謂考亭

大賢也儒之宗也履斯地登斯亭學斯洞者  
而思齊其賢于所謂洞規者而允蹈之斯洞  
學之光也或曰周張二程皆大賢也宗儒祠  
並祠周朱曷獨于朱也余曰考亭夫子集大  
成者也考亭之於周張二程猶孔子之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思考亭即思周張二程  
也而况身為洞教主所過者化沒世不忘者  
哉或曰學以志乎聖人之道思聖可也何賢  
乎不亦志卑耶余曰考亭夫子聖學之的傳  
也志考亭即願學孔子之意也不此之思而

妄意高遠為鑿空超悟之說反之身心茫無  
歸着其肆為浮議而訾朱學為支離正東萊  
所謂未闕周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  
賢之病其流之弊必且相趨于偽而於世道  
風教豈云小哉故余名亭之義獨有在於考  
亭而願履斯地登斯亭學斯洞者將朱學之  
是明而昌大之共肆力于踐履篤實之學以  
馴至乎美大聖神之域不必遠有所慕而厭  
舊喜新操戈入室也作思賢亭記

提學王宗沐朋來亭記嘉靖丁巳余視學事八



月十五日按南康既竣試出居白鹿洞時興  
國吳君明卿由給事謫居主洞事也各府生  
儒至者幾三百人秋色霽肅月吐而淨山高  
遠市樹杪水出石鳴籟靜晝集禮嚴夜則巾  
履敷席巖頭諸生環坐劇難發幽各有旨趣  
意得喉溢歌聲四發振薄空虛解滌羈洗囂  
湫隊分侶引或留或起凡七日而解余與吳  
君在微纏中宜無有是而諸生亦徃徃苦鉛  
槩咕啞一旦講會偕來宜其若挾飛仙與造  
物游已而步西麓得隙地而亭焉向攬五老

峰余名之曰朋來所以志也諸生有起於旁  
者曰五老巉蒼峙者不去其亦何來構亭面  
峰人則就之孰為去來人雖樂山而有情無  
情不相維也而何為朋以是名亭義則何居  
余喟然曰二三子居吾語汝朋來而樂非孔  
子之云乎孔子之教於魯也布衣素王無賞  
罰聚祿以奔走於其間地不足以相假借發  
聲起名而三千之徒亦皆其恬樂道無所市  
於世相與問業就正以畢其性命不復求為  
寵也然其奔馳流離戈鬪木伐甚至絕糧而

不振非有爽暢遊玩足以娛厭耳目而其徒  
相與結聯依戀不舍終其身夫嘗釋居則談  
行則隨相與骨肉之不啻而世之炎而聚冷  
而散不面則背若傳侶然者不得而同焉故  
絃歌浴詠脩然陶情合真非世之濃豔於勢  
位之間者而蘓氏軾曰其徒自足以相樂自  
堯舜周公而下君與相未有以易之也余與  
二三子學孔子者今日數百之踪居方結軌  
不約而集地勝情暢快於心而適於事二三  
子其亦常反而有繫於心乎且茲行也重湖

險深風濤壯駛雖非流離不可謂安二三子  
輕而來也其亦將有求於洞與月乎風月澄  
霽道骸呈體雖未能信其亦浩焉若有會於  
衷然其樂將為山與月乎而以朋來也余之  
無當以吾一日長乎爾也則師之矣余方與  
諸生畧去隄藩無所事於官方截然之制而  
山巔水涯非有所以相束縛者余之樂於二  
三子猶二三子忘余也而豈皆籍於洞與月  
乎樂本性體活潑見前朋來偶合所謂緣境  
而出不緣境而有者然方二三子之未來也

與既來而解也其亦有酣暢適發恬然熙然  
若今茲者耶而樂奚以遽不宣也朋來四集  
腴情合心沃浹轆轤謂其有可求而益我者  
至如五老錯列拱立雲霧迷散倏忽變化境  
則竒矣曾不能有所發以應我而余與二三  
子得而樂樂而且亭以而專之焉畧夫形色  
臭味而求無有之外然則世之求友者有是  
者耶不知孔子之於三千其亦若是否也道  
體不息學與俱焉孔子臨水而嘆登山而小  
天下彼有取爾余與諸生來而樂罷而歸於

此不求而光景是留其於道也遠矣諸生皆  
不對明卿起曰先生命之美在易咸之九四  
有之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無私  
心體也芟夷蠲滌無復纖翳則若茲月矣無  
私咸道也棄捐攀緣空洞正志則若茲亭矣  
夫要於道而樂也則三千之來孔子不為有  
心而五老之向亭也不為無心反是則朋從  
朋從則憧憧惡在其能樂也故道莫盛于孔  
子學與朋要於無私故學心若茲山之月與  
相求者若茲亭之於五老則幾夫而茲遊其

庶有籍乎諸生皆刻然若有省也遂書之石以記而附會者之姓名於石之陰云明卿諱國倫從行者同知張應台通判李景先最后成亭且書扁太守劉存德也

提學朱廷益建貫道門橋記白康書院舊有貫道門門外有橋名亦如之莫詳門之所自廢至

國朝則別啟延賓門門之內即講藝堂其西為明倫堂又西為禮聖殿又西為宗儒祠而忠節祠在儀門側貫道橋當宗儒祠之前其規制大

畧如此顧延賓門雖當兩山交處迺不數武即石澗澗畔不一二尺即高山壁立且亭其上扼狹逼促于門若墜鳥橋仍故處而亦已圯矣橋與門左門與峰左非所以顧秀而鍾靈也歲己丑余視學江右首按南康則與郡太守田君謀徵南昌布衣章潢主洞偕諸生究極身心之學太守及其寮案月必再會剖析疑義竟日而還布衣則數為太守言康洞正門未足應山川風氣遐想紫陽之舊當不如此太守然之一日徐步至樞星門佇望者

久之見前山蜿蜒形馴而俯其旁之彎環若  
弓其上之橫若几其下之平若砥而遠山三  
疊從雲間微微起與我若相主賓焉太守韞  
然謂布衣曰此間脉承五老面望三台背倚  
來山之巔意曩昔其門于此乎布衣唯唯太  
守于是庀材鳩工速門成遷宗儒祠于東以  
與西之講藝堂並而門外則伐木為橋跨橋  
為亭仍題其額曰貫道志復古也已又易忠  
節祠復射圃亭于橋西蓋鬱乎增鹿洞之奇  
矣逮余再至則見洞門新闢亭橋鼎建博士

弟子環橋門而觀聽者近百人余迺歎曰道  
以人弘人以地傑山靈之顯晦亦斯道通塞  
之機也惟茲洞肇于李賓客而顯于紫陽先  
生當時四方從遊之士若林黃呂蔡諸君子  
粹然一稟于正何其速肖哉則山靈之贊助  
不少矣 國朝士大夫過化茲土者代不乏  
賢顧兵燹之後所脩葺未必盡故址獨太守  
用布衣言立復數百年堙沒之蹟豈非一大  
奇事哉後之履斯橋而入斯門者儻亦有應  
山川之靈而追紫陽之盛者乎余有望焉因

次第而記之太守名瑄田姓延平人時萬曆十九年六月望日

知府田瑄忠節祠記蓋余董關洞門島新復道既落成矣乃周回逖覽見三賢祠門之左側有室一間制甚湫隘額曰忠節祠詢之為祀漢孔明晉淵明二先生云祀不知何所昉或謂鹿洞之西有山曰臥龍岡以其名之似諸葛公居也故牽率祀公於此而以鄉之先賢陶公配則祠所由名哉然尚未有專祀春秋丁則遷其主以合祭於先賢祠已復歸故所

蓋沉湎乎沿習之日久矣余聞言愀然曰此苟道也何名為典夫二先生者精忠大節名載錄圖所謂百代殊絕人物也當其時功業文章鏗錡雲煊毋具論已迹其高臥南陽不以三顧動色脫迹彭澤不為五斗折腰峻已養高稜稜然駕時髦而軼世主彼豈其居後賢門下而為伴食客哉且吾之欲祀之也非以二公德有可師神無不在而尊之以風世道乎藉令祀而尊焉則必有所尊之禮斯為稱情哉乃以其所重若彼而所輕若此名尊

之而實卑之矣使神無知何以祀為使其有  
知則必不饗非禮之祭非所以妥神靈而勵  
人心也則盍圖所為變置之乃謀別營高敞  
地令其傍可置二家相度宮墻之右得奧區  
焉可闢為祠宇於是誅茅伐石飭工歛材聿  
新堂構有房有廊有庭有門繚以墻垣甃以  
甃聖飾以丹雘不數月而工告成乃吉蠲迎  
二主入祠而議剖洞租為歲祀費春秋祭以  
少牢著為令庶幾哉可藉手以示崇尚而  
於世道人心或有當歟先是堯洞之門者儼

居二里許守望甚疎今可近居祠房朝夕司  
鎖鑰供洒掃蓋居廟祠參相得也而為斯洞  
計深遠矣是役也不佞主其議洞師章君潢  
何君鏞贊其事典史鄭慶董其事而同寅李  
君國珮曾君之省何君耿星子縣令吳君福  
皆樂觀厥成焉因並書之錄于石俾後之述  
事者有所考鏡焉是為記

以上各祠宇橋亭記

學士張元慎洞學田記白鹿洞書院有田十五  
頃世遭兵燹院毀田淪無籍可稽迨我

朝田則不及二頃學憲種君伯誠謀諸侍御王君  
元善同寅陸君用節沈君康夫沈君文進乃  
屬郡守劉君邦泰撤故院而一新之又謀諸  
侍御陳君秉衡以養士不可無田適郡之開  
先寺僧為徭役所併稱貸不足乃出田四頃  
六十餘畝求售為陳君計直賞之繼而四洲  
寺亦以開先之故出田求售數縮十之一陳  
君知為沃壤償之倍其直經營貿易則潘二  
守重玉林節推伯材之勤焉共幾十頃蘓君  
懼世邁年湮罔保厥終乃磨石命記之并列

田稅籍所隸與其頃畝之數于碑陰昔崇安  
令趙侯彥繩取僧田二頃入於學宮使無君  
父者不得獨安其飽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  
於外益脩其業紫陽頌其務一而兩得信矣  
古今相去三百餘年事之默相符合有如此  
者夫士之籍田以養道之籍士以興其義一  
也三代盛時野無無田之夫家無不學之人  
故道興治隆風動千載其後田不井授士之  
養無所出故院有田則士集而講道者千載  
一時院無田則士難久集院隨以廢如講道



何哉陳君有功於道也博且久矣陳君名銓  
秉衡其字湖南永州人

祭酒鄒守益宗藩義田記白鹿洞於四書院允

顯南唐時給田以贍生徒考亭朱先生熹請  
額給書置田于谷源卧龍庄嗣是名卿碩流  
宣教敦俗四百餘歲拓代增計星子都昌建  
昌新建四邑凡二千三百餘畝矣而宗藩未  
有入者嘉靖乙卯秋饒藩永豐王府輔國將  
軍厚燠以所置都昌柳氏之田聚訟租額願  
輸田于白鹿洞凡二百九十二畝歲入紫陽

倉租穀四百三十二石以養俊髦而杜爭怨  
當道議追價以償確辭弗受於是分巡李憲  
伯一翰以達于陳中丞洙吳柱史遵嘉其義  
行有司大書報國養賢四字以旌之而王判  
府思敬覈田田畝佃甲填圖置籍仍鐫石以  
垂永久遣伴徵言于洞中守益受而讀之嘆  
曰是舉也昭三善焉

高皇帝用夏變夷復二帝三王綱常

列聖熙熙嘉靖我萬邦天錫純嘏本支百世率履繩  
蹈矩輕利而兢義見豐芑貽謀之臧焉藩封

世祿微福佛老捐厚貲重寶而弗靳茲獨隆  
儒重道誓守初志以靜言庸違為耻見好善  
擇術之端為當道之始也追租給價據法祛  
奸而終也旌淑樹風覈實貽乂見數政崇敏  
之周為是可以昭來學矣學者之詠歌駿奔  
于斯宮室麗矣經籍廣矣廩餼崇矣其亦思  
所以辨志乎昔象山陸先生九淵喻義喻利  
之辯宣暢本心剖剝深痼聽者竦然汗下文  
公請而藏之貽我同志益也更有請然古之  
稱義利也若根與苗後之稱義利也若炭與

冰願與諸師諸生喻之易之象曰乾始能以  
美利利天下其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天道  
之養萬物聖王之養萬民義立而利生根深  
而苗暢世之議者以仁義為王道而詆功利  
為霸術是析根與苗而二之也而况槩以冰  
炭乎上下交征不奪不饜是以利為利也譬  
諸膏艾虛生而虛死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是  
以義為利也若松筠然貫四時而不改柯易  
葉聖門授受之脉具可稽矣故正其義必有  
利也特不謀耳明其道必有功也特不計耳

計功謀利納交要譽以徼世好命之曰義襲  
真誠惻怛以顧明命而順帝則命之曰集義  
學術之淑慝風化之汙隆國脉之永促千里  
毫釐嗜其嚴矣乎詩之伐檀以不素餐為君  
子之操故安富尊榮孝弟忠信異位而同功  
二三子蒞朝之始蓋亦敬事而後食日集於  
義而勿以襲焉則中泚之菁莪緇衣之授粲  
棧撲榛桔之頌周室於三善咸以無負尚有  
光於先哲其田畝佃甲勸諸碑陰

祭酒教銑宗室養士田記

明與國有學凡郡以下皆有學士之入於國學者皆  
有養惟郡邑之士則勸督學者歲課其藝拔  
其尤者而廩餼之視郡邑有差固不能

以惜  
養也

國家養士假以歲月而不計其費夫豈徒哉蓋望其  
才以為國與民而已古者士出於民無不耕  
而學者今也不然各一其業故士以治民民  
以代耕民之為士者始不耕而食夫夫既養  
之於學矣奚貴於書院學田之設蓋有司推  
廣

朝廷德意以補其學制之所不及者耳易之由願亦

言乎藉上以為養也是故居無田士不能以  
樂聚書院其贅美乎乃若白鹿洞又所以待  
天下士而非一省一郡之擬士之不遠千里  
來者非數可限有司嘗增益其田而猶不足

嘉靖乙卯江藩瑞昌

王府奉國將軍拱樞者乃以祿餘所易寺田七  
十八畝六分移于洞中贍諸生自于巡撫  
可泉蔡公克廉巡按御史高公鏞僉白可遂  
以事授之分巡僉憲李君一瀚檄南康署縣  
事任推官讓遣洞生告于銑曰此義舉也屬

予記之以垂遠銑曰嘻

室宗其賢矣乎夫緇流何為者世之人往往以四贍  
之今易寺田以養士其義利之辯蓋不待較  
而然者竊聞之

室宗志於學而好士

天子嘉之有篤志好學之諭則其賢夫豈所謂不踐  
迹者耶是故田之入豈為名哉彼誠欲賴是  
以報國也然則入斯洞學斯學受斯養者可  
徒然哉必以明道脩身為已任以天下國家  
為已責若考亭象山濂洛諸君子相與出而

有為庶幾有補於

宗為國養賢之舉必有譽矣否則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斯田亦贅矣銑為此懼庸書之以告夫同志之士若田畝之數則載諸碑陰

提學鄭廷鵠新置都昌洞田記君子以身率人不若以人率人以身率人其為徒也寡以人率人其為徒也衆夫道天下之所公共者也人人相率以為道則君子率人之道始不勝其用矣何謂以人率人其擇師而聚學乎聚學以長善非朝夕可企則為之世業以需之

假之歲月以責其成使其敬共朝夕毋累其志其為用也日給則其為徒也日衆矣以是率人善人不亦多乎白鹿洞書院自紫陽興復以來置有學田以給諸生樂業之費久矣迺今四方嚮風樞衣者日進至有需次而不得給贍者非養之者未至亦樂學者衆也今年春代巡同野蕭公憲臨白鹿授諸生敬學大義直欲以身為教又嘉念學徒既廣先置田租穀未足需給義取贖金貳百兩檄南康府同知汪君伊增置肥腴田畝以贍士使得

終業豈非率人以道而使之敬共朝夕毋累  
其志者乎汪君伊敬承雅志竭心計勘買得  
元辰和瑤隴田陸拾陸畝捌分壹釐柒毫就  
以白鹿書院立戶於都昌縣四十五八都九  
甲收籍其一應差徭如例蠲免昔人有言養  
士之術不在乎平豐在乎不費烏爾不費之道  
不在乎大在乎不窮烏爾今之書院既為之  
擇師而聚矣而又益田以需之計畝而入學  
徒不必濡手也謂非惠而不費者乎假之歲  
月而歲有所蓄月有所給可以優游涵泳而

無累糧告乏辭而去之者矣謂非養而不窮  
者乎以人道率人而惠之不費養之不窮則  
善者有所藉賴而益弘其業不善者有所興  
起而益勸於善善人不亦多乎善人國之紀  
也善人多則天下治矣予忝視學於茲方以  
建昌學諭崔栢主管洞事而學徒日聚蒙此  
嘉惠真一時盛事也不可無紀適郡守李君  
淳新至爰令買石紀之洞中使諸生成知以  
道相率之義黽勉朝夕以毋忘今日之惠而  
其田畝佃甲則勒之碑陰以詔無窮嘉靖癸

又冬十二月既望立石

布政陳文燭復洞田記萬曆八年江陵柄政嚴禁偽學

詔毀書院江西多創建悉在毀中白鹿洞巋然獨存  
蓋魯殿靈光也洞在匡廬五老峰下其名以  
唐江州李刺史讀書馴白鹿而宋朱張講道  
與睢陽石鼓嶽麓並雄宇內昭代益重之  
洞田計二千三百餘畝議濟邊得價四百四  
十餘兩留備祀典者厯三百畝士解散去存  
室名也萬曆十二年

廟堂議復書院江西復者半洞田在新建者四百二  
十二畝入南昌正學書院在建昌者一千一  
百畝價存司庫會中丞餘姚陳公御史益都  
朱公端人並列倡明正學下復田之議文燭  
典司事右使宋公應昌學使沈公九疇咸謂  
國家莫大乎養士若入太倉直稊未耳給買者價而  
洞田遂復守道玉公橋巡道顧公雲程贊而  
行之南康太守潘君志伊新洞志學使公屬  
余言以傳承父陳子嘆曰斯田也剝而復者  
也物無剝盡之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士有恒心而偽則與天地不相似矣多士  
知復乎脩身而不遠下仁而休從道而獨自  
考而敦皆復也孔子以顏氏之子庶幾于復  
而孟子以禹稷之功並天地者同之其心之  
謂與十祿如師聚歛如求短喪如予是類而  
屬迷而凶非復也千載議烏禁偽學而無其  
實與焚詩書毀鄉校者等耳烏得而禁之願  
學者勿入于偽而使人竊禁之之名是吾道  
之興與故曰學古有獲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有秋偉哉茲舉鏡于貞珉告後之造士者是

年正學書院田亦復而學使公為記樹南昌  
府萬曆丁亥夏日

推官舒九思清復山田記鹿洞廩田租肇於宋  
寧理間而極盛於熙朝弘正之際幾百千  
年真道脉延續之一機哉近厄於江陵故相  
九洞之產悉損直與民為市故豪奸競野鹿  
眈之互相逐獵當是時廟貌齋席如故而命  
下戒嚴士有納履而去耳幸

聖天子俞言官請洞得議復迺松陵少東潘侯守南  
康嗣武周朱銳意鳩工葺宇歸星子都建之



田不閱月洞學燦然什復七八士始得挾一  
經課茲地脩聖賢學術則道故藉以興矣詳  
見所重脩記中已而搜剔弊竇諸產業復而  
未盡歸者如星子所可睹記爰率洞生戴策  
獻夏之謨但啟元吳道長等白於巡臺孫公  
是時潘侯親址乃移其議於郡貳福清李公  
而專屬其事於郡理舒公公先世文清公嘗  
遊學壯面朱陸遂慨然瞻二先生之遺而思  
紹厥祖又仰副我潘侯崇儒興道之意隨購  
嘉隆以前督學崆峒李公志及理郡徐公冊

據所載廬山卧龍岡舵骨壠棲賢廢寺塲等  
處皆險僻輿馬弗通往往為諸奸攘併公曰  
是可不履畝核批乃屏從屏肩輿偕洞師間  
行竇徑越數武而遇山輒棄輿而步所在按  
崆峒志召訊故老核官民之實歸田地山伍  
拾畝有奇而上其績於當道其他寄庄外郡  
者更謀次第而復猗與公之績懋矣抑知公  
所以興復意乎夫諸名賢後先創拓豈獨印  
證山水間哉余試思之道本故有則洞產也  
其汨沒於多方世味則影侵之豪貪也今洞

產中葉幸振刷復還於舊二三子無亦相與  
務正學循正道以還我所固有學成而用若  
田之穡而有秋也庶於洞可無媿哉若夫洞  
脩矣復矣多士迷厥脩復徒以浮靡記誦而  
恬然餽於官者容有之乎是洞之為淵與藪  
也其若公所以屬望者何庶洞溪山靈勝而  
周朱遺教未泯必有不屑余言者余幸繫一  
時脩復之盛因推公之意而進諸士以聖賢  
之學也公諱九思號睿亭浙奉化人蓋文靖  
公璘孫云

以上洞田記

推官于孔無遊鹿洞記洞名肇於唐自宋晦庵  
文公倡學聚徒其中而名益熾地雄山川之  
秀道衍洙泗之傳今天下以書院名者夥矣  
未有若茲洞之彌久不可湮圯也何也道在  
天地萃於人心發明於孔孟羽翼於伊洛關  
閩諸儒人心不死則道脉不漓道脉不漓則  
古聖賢鳴鐸設絳之區其地固自靈異而文  
教之所漸磨其餘風亘千萬禩而常存也以  
秦皇煽燭焚書坑儒之後而魯國之絃歌不

絕胡元殊類入主中國而俎豆庭燎之饗尤  
飭脩孔廟之庭是不可徵斯道之行無間今  
古無分夷夏哉茲洞處彭蠡之濱時匡阜之  
康派澗潺潺有聲脩徑盤紆田塍遶而逶迤  
而入則殿宇森嚴廊廡拱翼垂紳正笏

聖像肅如而秋陽江漢之容可仰而挹也一時門第  
子亦各以像從享焉升斯堂也真若周旋揖  
讓於杏壇之列者舊有洞學田數千畝以供  
四方來學之士博士寔顯主之至春秋二仲  
則祭奠如郡縣之儀此其禮胡可廢而其田

胡可棄而鬻之民也鬻其田是將絕天下來  
學之資廢其禮是明以洞祭為贅疣之典隆  
慶間權臣構孽讎視斯文沙汰黷儒禍延白  
康奉行者又倚私結黨附和之恐恐然洞  
田之速去為慢事以獲戾噫此殆若病狂而  
顛越其心迷亂其神者也豈不恠哉萬曆癸  
未夏六月侍御賈公以竣事候代南康嘗嘆  
時事之非而慨然志復其舊因命司理柳君  
輩覈其事而余亦幸同事焉維時太守潘公  
尤悉心經理之今雖未還舊額而鬻之民者

已歸其半矣後之捧檄江右者能心侍御之  
心事太守之事則洞學之興也豈在淳熙後  
哉嗚呼權臣之議始於一念之無親遂至蔑  
先師而不顧奉行者知權門之可附而不念  
聖學之榛蕪蓋人心死而天理滅矣然不數  
年而洞田旋復文教漸興侍御首倡之功太  
守輩清理之力槩不可少也此又見人心之  
終不死天理之終不亡道脉之終不漓矣斯  
役也余逗遛南康兩閱月因竊預其事也故  
有感而誌之

知府葉雲初建太極亭記濂溪先生嘗官於南  
康越百餘年而晦菴先生繼之就唐李渤白  
鹿洞舊址仍建書院其後數毀數復迄於今  
規制備矣院垣之外亭基置焉不具述其繚  
於垣者鹿鳴亭踞其左後明倫堂喻義亭踞  
其右後文會堂獨闕其中余謂洞學徐少聖  
殿之後捫蘿而上數百武得平砥地方丈許  
可亭也去左右亭武畧相當迺規地奠基鳩  
工庀材亭焉周圍四顧一碧五老若拱  
揖於西卓爾山隱見萬松間露三峯於松杪

若髻溪流湧石激之齒、有聲卉木競姿  
魚鳥悅往還與高美亭相主賓傍二亭稍俯  
垂兩翼其下而此亭巋然在中諸生群請名  
因以太極名之生有掇衣而前者曰太極之  
義何居得無以左右分陰陽而中為極耶余  
蹶然笑曰若將決裂陰陽培碎太極乎太極  
陰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徇其象則滯融其  
意則神談何容易余試妄談之若妄聽之非  
有極不可聞不可聞即極非有極不可見不  
可見即極、不可聞而能聞、極不可見而

能見、試言亭之聞、嚶、嚶、號、颺、蟬  
咽蠅吹猿嘯狐嘯極耶試言亭之見崖嶂巖  
從草木蒙茸恠石蹲席橫缸臥龍極耶試言  
亭所聞見之變萬竅怒嗥儵喁儵于雲霞絢  
彩儵卷儵舒榮落色互鳥蛩鳴殊極耶擴而  
亭之外之所聞所見疇非極耶更擴而亭之  
外之所不及聞不及見疇非極耶約之而不  
見不聞巋然一亭而已矣亭一極而已矣吾  
非不知極之為精而故粗言之離粗魚精也  
若離粗為精、特與粗對耳精與粗對鳥乎

言精夫可聞可見者粗也聞之見之者精也  
可聞之外更無聞之可見之外更無見之直  
寄耳於其所寄者尋其所以寄者而不可得  
姑即所寄者以名之故天下之物盡寄也天  
下之物盡極也吾夫子以前極散寄於萬物  
而極之名未立自夫子傳易創為太極之名  
而極寄於名矣濂溪先生有圖而極寄於圖  
矣晦菴先生有解而極寄於解矣余偶建是  
亭而極亦寄於亭矣庸詎知夫精之不為粗  
耶庸詎知夫粗之不為精耶庸詎知夫亭之  
不為極耶庸詎知夫極之不為亭耶名亭為  
極不為尊吾亭名極於亭不為藐吾極此超  
見聞合精粗之說也苟謂亭之非極也而不  
得以極名之則不啻解屬駢枝圖屬筌蹄即  
太極亦為強名也而况於亭之耶極耶精耶  
粗耶真耶寄耶願問諸二三子掉頭曰弗知  
還以問諸余掉頭曰弗知二先生與吾夫子  
逝矣不得問其問諸五老之峯諸生退遂援  
筆記之